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宋 韓元吉 撰

進故事

壬辰五月進故事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朝士大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

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

正己為臣者多無遠識蓋君臣之道不得其所吾愛

唐太宗受人諫疏直抵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

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也又呂蒙正傳太宗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爾故事必無隱而言皆從之今既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雖言未必中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納諫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無如唐文皇其臣王珪魏徵之徒號善諫諍至于無言不從無事不聽可謂至美惟太祖皇帝聖見高遠不以文

皇納諫為難而以自不為之使人無可諫為善大哉言
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昔書成湯猶曰改過不吝是不
能無過也若吾太祖將無事之矣本紀又載太祖一日
罷朝不樂內侍有問者上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
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史臣必書所以不樂也
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為悔為戒兢兢業業罔敢
怠忽宜其周旋卻顧當時無可諫之事矣臣又聞之事
君之義有犯無隱所謂犯者不過觸危嚴冒忌諱其用

心則忠至矣夫有隱則見利而不陳遇害而不指挾奸
導諛務為身謀人臣之罪莫越是也惟太宗皇帝聖見
高遠于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且欲其事之無隱
猶曰不以居尊自恃而使人不敢言也大哉言乎亦前
世帝王所不逮也書所謂啓乃心沃朕心爾無面從退
有後言實是道也故太宗又謂宋琪曰朕周旋款曲商
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
絕其私請無得有所顧避也蓋太宗皇帝每慮羣臣不

由直道而交通私請戒之使無所願避固當靡不盡其
情矣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同符太祖謀猷施設罔
不諏于故實而憲于謨訓臣願陛下兼聽廣覽以太祖
之訓益隆聖德好問察言以太宗之訓深勵羣臣夫使
會朝清明而常無可諫之事人臣皆知直道事君而舉
無不盡之情則治效何患不成中原何患不復哉此臣
區區日夜以冀也

八月進故事

唐書魏徵傳徵見太宗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
毋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
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以
嬰禍誅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

臣聞唐初諸臣徵為善諫者也徵之此言第欲激昂太
宗必躋于無過之地而已至于忠良別講之猶或未盡
也徵之意以輔佐為良諫諍為忠爾然孔子之語忠以
孝事君者也故揚雄亦言合稷契謂之忠今觀典謨之

書則稷契臯陶何嘗不獻言于堯舜之世惟其言之而可行諫之而悉用君臣之際泯然其無迹而天下臻于極治非必激訐矯抗以犯雷電之威觸鈇鉞之怒然後以為忠也自徵為是說後世遂以良臣或不事于諫諍忠臣殆將殺身以成名不可不辨也臣則以為正直謂之良不欺謂之忠皆人臣所當為之事有不分爾當可諫而諫不害其為良當可從而從不害其為忠是未可以一偏議也然徵之事太宗反復于君子小人之際最

為詳盡且謂太宗輕棄小人禮重君子夫輕小人而重君子顧不美哉繼之則曰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踈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皆人情之所難言者其為忠亦至矣特于忠良之別雖有激而云反有所未盡故臣表出之以俟上之擇焉

九月遊故事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

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
憺人以此營惑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
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土加有雷霆之威
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
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
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常恐不致今乃欲謹訶之
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
益

臣竊以謂絳之言何其盡哉當憲宗之初豈有失德諫
官論奏不實者果何事意其必有過甚之語難行之議
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則非不可黜也絳直以進
言之難十事去其五六為帝激切言之將以開天下敢
言之路懼或黜之則正直之士畏罪不敢言耳然帝雖
欲黜之而以問絳是亦意有所未安不果于黜也絳能
開主意至憲宗翻然起悟知諫之為益而不罪其過後
世且不知諫者其為誰君臣之間納誨輔德可謂泯然

無跡矣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莫甚于謂其植黨而好名蓋植黨則欲去其衆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諂已是二者古今之論多矣惟植黨之疑猶為易辨好名之譏最為難知夫天下之所趨者名與利而已人臣之事君以有爵祿之利也好名之人不顧爵祿之利而欲慕正直之名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蓋利之與名均為御世之物人君為此既設臣而謂之諫將以名與之也若不與之名而又欲加之罪則吾之御世者亦狹矣就使狂妄

之士濫夫正直之名而忠實之言將亦由是而得也豈足以傷吾之後哉故臣因論絳事而敢以為陛下獻恭惟聖學高妙知此久矣而絳之言誠有取焉者也

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書酈食其傳沛公略地陳留郊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騎士曰沛公不喜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

者食其至入謁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腐儒夫天下同苦秦久
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因言六國從衡
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計安出

臣聞世之論漢高者類以不喜儒為言及觀食其之事
豈誠不喜哉蓋高祖所不喜者惡夫盜其名而無所適
用云爾食其一言六國成敗遂推之食而問之計既下
陳留而封之為廣野君是一時有用之才帝未嘗不喜

也自周衰道學不傳士之號為儒者徒能誦說陳言而
不達當世之務故聽其語若可行責其實則罔效且復
自處于優閒畏懦之地以苟倖世之富貴所以動見厭
棄儒者之名殆為此輩汙之也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
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儀陸賈
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
之近似者而帝已喜之惟張子房玩意黃老雍容近道
未始以儒自名帝亦不悟其為儒而獨見尊禮況夫苟

卿所謂善調一天下之儒使帝遇之安得而不喜哉以是言之尚文詞窮訓傳非人君好儒之實而後之儒者第欲談經而不肯任事皆高祖之所不取也臣竊以為今中國之所以未操勝算者正在人材太弱士大夫虛名有餘而實用不足其弊皆由儒者無以自振惟聖天子作成砥礪而易其俗爾且人材猶金玉也鎔範久然後其劑良琢磨工然後其質美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兔兔我王綱紀四方言文王之能官人也陛下知此

父與臣固未可以立談盡然人材衆多要皆有用而養其資力俾無妄進之心責其實效俾無避事之意庶幾虛名之患消將有真儒為時而出漢高之風何足儀也

八月進故事

國史郭從義傳從義守中書令為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太祖召于便殿使擊毬從義易衣跨驢馳馭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召坐謂之曰卿之此技精絕矣然此非將相所為也

從義大慙而退

臣聞選將固多術矣然將相之才以方略為上技勇為次擊毬者軍士之一技也作其馳逐而試其便捷使馬之疾速隨人而人之搏擊應手非敏妙無失者不能為也設欲將帥竝習則運籌決勝不自用劔者何人哉若從義蓋以此自名也其在國初出藩入衛不為不顯藝祖眷之俾試于殿庭曲盡其技賜歎賞以為精絕矣復慮諸將恥于不及也故以非將相之事警諭之大哉言

乎直得帝王御將之訣雖漢高之待信布不是過也昔
韓愈嘗論擊毬于張建封矣第攻危墮之憂激射之虞
馬之與人顛頓馳騁之患為害宜建封猛銳之志所忽
也惟藝祖皇帝以將相之事一誥從義簡重而有體故
從義羞縮知戒聖人之言與書生之論信不侔哉故臣
以為選將固多術竊願器使諸將留神萬機之暇不深
取其技而責其謀實藝祖皇帝之遺意也

丙申五月進故事

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庭諭之曰四
裔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爾曹穿池築苑專習
弓矢居閒無事則為爾師突厥入寇則為爾將庶幾
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聞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為兵刃
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
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

已也蓋唐初外裔之患莫甚于突厥自隋即以公主妻
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之懼其為助故弁詞厚幣約以
連和其禮有為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
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以書
為詔若敕其酋頡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瞰渭橋時
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
盟引兵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
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可一日忘敵故敵退

未踰月即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于安強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逮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一刷恥于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

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待外國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惟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于傳有之矣惟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既以備正典刑矣敵之驕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固不能不動心然亦何足與校是非曲直乎臣所

願陛下沈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厲太宗之志以圖之如開敵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雛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如聞豈無頡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于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耻未必不啓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七月進故事

吳志張溫傳溫引致暨豔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省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

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劾百寮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
等

臣聞清議之始猶公議也所以論人材之賢不肖以助
國之賞罰然議者當出于上不當見于下當施于公不
當徇于私故周禮有八議之辟而漢以議郎設官是法
令之行政事之大朝野之臣皆得議之也然周之弊鄭
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流而至于戰國以成處
士橫議之風漢之弊太學諸儒噓枯吹生而甘陵有南

北部公卿以下畏其貶議自是而降清議遂為無實之言故山簡以為郭泰許劭之論明清議于草野夫議非出于草野者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以三公之際暨豔輩乃欲施清議于選曹雖當時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降為軍吏置在營府然意其嫉惡太甚清濁太分謫罰太驟而不能無私喜怒于其間故終至于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而豔與徐彪亦不保其身矣嗟乎自公議不行而變為清議清議不已而肆為清談皆

無益于天下國家而適足以致措紳之禍今日士夫以
為清流之議者尤非也至于妄尊大而好為虛名昧世
務而不切實用宜神聖之所深念也臣是以因得辨之

九月進故事

漢書魏相傳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
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及賢人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
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

策

臣觀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畧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為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弗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為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跂望而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繇得相為之輔初無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高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

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如是高文景武之治
復見于今名卿賢大夫復生于時矣故其策不過于憂
水旱之災本于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
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
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
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既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既多而郡
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為不冤任趙充
國之徒治邊而四裔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

效為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徃徃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為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為若魏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丁酉正月進故事

後漢書鄧禹傳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亡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徙至廣阿光武舍城樓

上披輿地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
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故興者在德薄厚不
在大小光武悅

臣觀光武可謂知難者也語有之君以為難易將至焉
方其用兵河朔僅得一郡觀天下郡國之衆怛然自畏
慮已之不能取也以問于禹為禹者以他人論之當時
更始據關西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

羣聚必勸其君以厲兵秣馬壯其威力以角一旦之勝而禹乃曰在德薄厚不在大小是料光武必足以定天下欲廣其德以收天下之心爾嗟乎此三代王者之佐之言伊尹呂望所以思濟斯民者也故光武至邯鄲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錄囚徒存鰥寡其敕馮異有曰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皆禹有以發之也後世乃以禹不能徑攻長安為疑然禹以謂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未可當盜賊羣

居無終日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蓋姑欲假以歲月待其自斃也禹之謀固不盡用而師行有紀降者日以千數停車住節勞來父老以慰其謳吟思漢之心先武以功賞之非其謀識所先後者哉今以天下之半而謀恢復則輿地固已遠過漢光而強敵縱橫幾踰五十年其勢將亦自斃聖主盛德日新施者厚矣羣臣宜亦有禹之謀而不計近功以圖之則中興為日月可冀也

丁酉七月進故事

唐書王珪傳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
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
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
于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
以死今陛下開聖聽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
帝以珪推誠納言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帝使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技不進數被
譙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循謹士陛下使教女樂

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
乃罔上為人游說耶彥博謝罪珪不謝帝默然明日
語房玄齡曰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
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臣聞君臣相湏如手足之衛頭目也有是君也而其臣
不足以輔之有是臣也而其君不足以使之則失其所
以相湏者矣故君在審擇其臣而臣在忠事其君未有
君臣之志不同其德不合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太宗

之說可謂知者矣然君之患常在于不能納諫臣之患
常在于不能盡言以太宗之明聖是其于兵機將略戡
定禍亂足以追跡湯武其于躬行仁義力致太平足以
庶幾成康其大者既以安定天下自餘行事固亦無甚
過舉也汲汲然導房玄齡使諫如此則朝廷之上一日
萬幾之間何慮其闕失哉夫謀責孝孫以教宮中音技
之不進豈亦太常協律之職實人君過舉之細管仲所
謂未能害霸者也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便有輕士之

憂太宗始亦怒之終則悔之又詔玄齡輩勿懲是而不
諫當時責成大臣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無隱情矣其致
貞觀之治也宜哉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且太
宗之說固正矣使其臣不正其肯為太宗盡言乎一事
之不諫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故臣下之邪正在
于言與不言之間明君不可以不察也

八月進故事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欲

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復對曰夫樂而不亂復
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
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
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臣聞道之難言久矣武帝之策仲舒曰欲聞大道之要
仲舒之對反復天人之際春秋之旨誠達于治道矣繼
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其亦知道本歟昔者仲尼之語學

者蓋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以何者為道
以其貫于一則無不在焉及其繫易則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
才之位雖不同其為道一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
道不可以名言視其所謂陰陽者則知道矣陰陽即剛
柔也剛柔即仁義也其義雖不同其所以為道亦一也
自人言之其靜而無為者道動而有為者亦道也後世
不能明夫此故子思孟子特于性命之間發之子思則

曰率性之謂道孟子則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推而至于堯舜之相授蓋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夫人心豈有二哉惟精而一則能執其中矣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既得其中安往而非道固無動靜之分也以之治已由是也以之治天下亦由是也自佛老之教興舉世但以治心養性者為道而以施于天下國家者為外物以寂然不動者為道而以視聽言動者為前塵于是判而為二始不能合而

言精而一矣韓愈之徒既是不足以知道且詆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以為非道且清淨寂滅者固亦所以為道
也粗見其體而遺其用故舉天下之事以為前塵外物
而皆欲不為則失其為人者矣失其為人者而欲為天
是亦不知天人之道易地則皆然之理也可謂本末不
竝行矣其弊可勝言哉漢興雖張子房之學曹參之治
皆曰會道而未能免于斯弊故臣感于仲舒之言治道
者忘其淺陋而一辨之

戊戌正月進故事

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
知帝銳于治恐不得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
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
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
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曰是聽政
衛士傳殄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
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

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利神疲體勞
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東還宰相紀律設張赫
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彊蕃悍將頽頽
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絳輩號選愞姑息不足任此故
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
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

擇人任之恐其做精神于簿書獄訟之間役視聽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更以為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瑄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勸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緯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

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意論者以為憲宗剛明
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綱而任之則
安得為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于可
明斷于可斷得其人為先則尚何所勞哉故人君勞于
求賢逸于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當勞而枉用焉惟求
賢足以當之若勞于世務則羣臣逸將安坐拱手視吾
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官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
不誣也

戊戌七月進故事

唐書李大亮傳明突厥亡帝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
人賜袍一領帛四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
羸百員又置降人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
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
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大安計哉臣
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

德永為藩臣所謂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得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尚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佑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尚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廩給之費蓋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不咎

故欲無往招徠于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
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為捍敵未始官于朝也太宗之
降突厥遂官于朝矣夫取其才而用固足以見聖主之
大至于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
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臣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
明矣哉仰維國家履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
襁負來歸既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系踵而至者臣亦
願聖神鑒此而豫為之謀矣

議

皇叔祖故檢校少保嚮德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
嗣濮王贈少師封瓊王仲偁諡議

議曰國家之制不以吏事委近屬其行能之懿問學之
彊可用于世者莫得著見也然擁將壇之節疏王社之
封貴則甚矣類驕而不近于禮享萬鍾之祿受兼金之
賜富亦極矣率各而不知有義訓有之如有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故贈少師瓊王太常

易名以恭以惠豈所謂無驕吝者歟謹按諡法敬事賢
恪曰恭慈仁好與曰惠惟王以天子大父之親掌慶系
之籍纂濮邸之祀循循然奉禮法惟謹朝見趨走人以
為勞也震風凌雨而未嘗或亂便坐賜對人可以冀其
私也盡規獻納而未嘗敢替其敬事賢恪有如此者女
笄擇歸靡睨富室孤嫠來託字撫弗憚弛連坐扃鐻之
禁屏輿馬聲色之好懼無以稱廩餼之厚而請外自試
奉養益薄惟樂施不倦實有焉則慈仁好與不亦宜乎

昔夫子答子張之問以恭則不悔為先惠則足以使人為後國語僑之知道以其行已為恭以其養民為惠二者古人之所力行君子之所甚重太常之議微矣請以是告其廟謹議

議節財賦十事

武臣俸

國朝使相太尉等官以寵元勳舊德今但武臣依次遷轉惟當限以員數稍裁定其俸儀同三司宜視宰相太

尉宜視執政節度使宜視尚書若現今掌兵之官或與優異則別定蓋俸錢宰相止百三千近又裁損而使相乃四百千也

宗室賜予

南班宗室俸入之外逐歲生日并郊禮賜賚乃有定數內庭妃嬪蓋亦有之謂可權借十年或如橫行俸錢分數借減若謂不可行則武臣借減已三十餘年人無異議况此在俸入之外

宰執節儀

宰執近再減俸以為大削如節序三省密院互相餽遺卻非祖宗舊制始于近歲數亦頗多似合住罷而還其俸以為名

禁庭浮費

仁宗朝常減省看經道場錢每歲萬千四緡今亦有此此外庭不得盡知合于內東門司取索議之此當時所以須差內侍一員也又如非時支散享廟時冊寶時上

自宰執下至行事官吏各賜銀絹如此等類且權住罷所費實大將來聖政局進書亦恐有之

冗員

職事官下至監當固有可省而內侍省入閣門入內諸司往往溢額宰執所奏給使減半補授尤為泛濫外如都督府准備差遣乃至一百五十員其屬官等俸給太優皆合議定

借請

金匱要略卷十一
卷十一
朝廷每行一事如造冊寶修書造禮物之類舊例當行人先有借請或自三省知印人吏以下皆有之恐可住罷至于幾日一次犒設尤可省者須取索糧審院每歲借請過名件數目惟差出則依舊借

雇募

百官中合破四五人恐無可減十人以上則猶可議如皇城司軍頭司幹辦官屬之類既已占破人兵有雇募至二三十人者則宜裁定至于禁庭閣分宣借數目糧

審院遇闕到無不放行亦合稽考

內藏支使

古者關市之賦以待膳服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式貢之餘以共玩好蓋各有名色隨其多寡而為之用今內藏庫出納外臣不得預聞故膳服之費賜予之費玩好之費惟上之旨然唐之君如德宗宰相如楊炎猶能以內餉儲者悉歸左藏今若未可以內藏併之左藏亦宜命大臣定為支使之格隨其名色所餘多寡而用則亦有

節若以為此不當使外庭會計者蓋誤認周禮也周禮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則不會其餘則太宰未嘗不受其會而有均式

諸路闕額錢可給駐劄軍

殿前軍駐劄如江西廣東福建之類皆上供并經總制錢應副然逐路州軍自有闕額廂禁軍宜且勿招取所搃衣糧以給駐劄殿前軍者今提刑司逐時專一根刷取撥蓋逐州禁兵既不可倚仗湏藉殿前軍彈壓則亦

不須枉費糧衣招填合行措置

諸路糴買

糴買宜用諸路時價高下不可一律戶部失于稽考者
尚或有之聞江西湖南馬料甚賤每戶不過數百錢而
逐歲部中行下却依兩浙價費一例支降如此等類皆
宜點檢

策問

掖垣試閣門策問

問兵農之勢判而不合其近古而足以寓兵者莫善于屯田中興以來講之屢矣沿淮而上至于荆襄土曠而莫之闢朝廷為是嘗建營田之官復力田之科蓋四十年間未有成焉諸軍之耕者一兵之費歲須糧二十斛其所耕而得者殆未及此也故議者悉欲募民為之夫諸郡之民有籍而教之兵者矣則亦不賦之田歸附流徙之民有賦之田者矣而又不肯為兵然則古之制其終不可復歟或曰時異事殊兵之不樂為農猶農之不

願為兵也昔之善為屯田莫如趙充國其騎兵皆罷之
所用實弛刑應募與吏士私從萬二百八十人耳其次
莫如韓重華然給以耒耜假以牛種蓋出贓罪吏九百
餘俾募人為之皆未嘗後戰士也今一旦取刑徒贓吏
脫桎梏禁錮而使之其不駭且議者幾希而亦孰敢任
責抑不如是不足以圖功或捨是而別有道焉然東南
之利水田居多鄧艾之屯于夾淮導水為之也以五萬
人且田且守今之水利亦可興乎唐之屯田內則職以

司農外則總以大使歲以仲春籍而上于兵部人給十
畝而定為三等之輸今之法制亦可倣乎必有至當之
論以便于時而合于事者故願相與審其是以復于上
而行之

南澗甲乙稿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

宋 韓元吉 撰

啓

謝司農簿啓

百里之才曷勝選用一介之賤誤入招徠俾廁王官殆
踰已望竊以人之所慕者富貴蓋富貴有時而不可求
士之所志者功名故功名無往而不可立然徂于富貴

則見利不知有義急于功名則遇事或至失身此聖賢以為行藏之幾而古今以為治亂之要在我而已其誰念之惟國家取士既小異于漢唐朝廷用人抑又拘于格法雖紀綱大治承平過于百年而風俗寢偷禍患生于一日重以權臣之荆棘了無國士之弓旌恩必已歸爵惟私市幸聖人之更化仰明哲之佐朝苟一善之薦聞皆趣召而賜對布在列位使無遺材自非猖狂疾病之流孰不奔走竭蹶而至不特引君子道又將觀國之

光夫何憊愚亦在齒錄伏念某少知學問長迫飢寒一
經之傳既不足以自奮五斗之養特未免于為貧竊嘗
妄意于古人故亦希縱于諸彥三從吏選僅為祖述之
先五試詞場迄拜孟明之賜竭繇驟宰始見公車詢事
考言曾乏過人之慮料敵制勝妄陳決策之謀方懼觸
于嚴誅乃遽叨于美仕宦于九扈職預百司祇懷受粟
之羞詎識獻芹之陋此蓋伏遇某官道存經世業懋享
天藻鑑士流欲賢愚之並用權衡帝載思邪正之彙分

舊蒙一盼之私曲示兼容之度致茲幼賤猥荷甄收某
敢不力探師友之淵源恪守高曾之規矩惟農夫之有
畔豈敢越思若射者之反求粗知正己庶靡墮于職業
以無忘于恩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提刑樊郎中啓

右某啓伏惟照牒舉某治績顯著宜在陞擢者銅章問
政久懷百謫之虞玉節觀風乃預四條之薦靜言僥冒
惟切悚慚伏念某稟質迂愚降材譴陋事業獨承于家

法技能罔取于世資束髮從師雖斯文之粗見折腰為
吏曾所學之未行凡今之官莫難于令弛其規繩則下
或侮玩急于鞭轡則動致怨尤加之率辦之欲先重以
撫綏之易失此畏事者所以如避原火而盡瘁者至于
若涉水淵深惟朝廷近置選擢之科將俾使者力行者
課之議不為虛文而所求實跡雖有定格而曾無限員
故四方未見于薦聞蓋當路弗容于請謁矧茲一縣之
壯號稱八州之繁剽效成羣土風形于帶佩員販為市

獄訟極于錐刀徒殫刻鵠之勞偶脫聚蚊之謗豈特虔
遵于法令是皆恪稟于教條敢希仁惠之名以玷循良
之舉此蓋伏遇某官道追先學德備老成清刑罰以服
民坐變海隅之俗順謀猷而告后式存王室之心將歸
輔于巖廓斯預牧于人物寵綏幼賤曲借品題某敢不
益勵廉隅誓酬知遇病駒依舊豈無歷塊之思倦翼因
風或有干雲之便其為感謝曷罄敷陳

謝施資政薦舉啓

十年知遇久自信于生平千里薦延迄遂償其素志奇
窮已甚眷顧有加伏念某賦性迂踈降材譾陋學無所
用敢希當世之榮愚不自知每志古人之事遊士夫之
門者既罕識公卿之面則又踈一官姑切于為貧三仕
實忘于幸進昨從吏役早玷品題屢祭戟之速還偶囊
封之未上周流歲月仲卿未免于牛衣赫奕功名君房
已至于鼎足豈意迤邐之跡竟紆藻鑑之收諾有重于
百金古聞其語書或賢于十部今慶其蒙提撕之意愈

加褒假之詞甚寵姬姜在列獨慚憔悴之容糠粃何知
乃費簸揚之力此蓋伏遇判府經略參政大資先生道
追前哲德重本朝機務均勞暫出分于閩寄賢愚罔間
思盡寘于門闌敢云故舊之不遺是亦典型之尚有致
茲洪造遠施賤微某敢不佩弦而韋循規以矩慕荆雞
之化祇荷于生成懷尺蠖之伸亦期于報塞

謝司農寺丞啓

入聯簿正已參列寺之華進貳司均更冒部丞之選知

憐逾厚愧負有加伏念某才匪適時學惟為已猿投林而競嘯窮已弗任驥伏櫪以長鳴志徒未改軾軻技能之莫售棲遲祿位以常淹頃辭負弩之勞亦預招弓之寵獻言文陛初何補于明時竊食太倉乃濫叨于滿歲詰曲常思于避竄聲齡豈憚于揮車得路彈冠嗟簿書之已暇閉門挾策較州縣以過優方懷乞外以便親敢謂叙遷而易命介之推未嘗言祿夫豈遐遺燭之武火不如人孰云可用祗荷無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

懦衷奮勵盛際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
民舉天下一于仁侔伊尹之重任撥亂世反之正倚周
公之迂衡未忘特達之私益示蕪容之度某敢不誓全
家法恪奉官常俾司萬石之儲詎知報國倘守一經之
舊猶足事君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周倉舉陞陟啓

湖海真已仙遊敢記追隨之舊山林未能獨往尚紆論
薦之公感激肺肝喜傾意氣伏念某迂踈自信獲落誰

憐玩章句于簡編學惟甚拙鈞聲名于場屋技輒不售
仕實為貧法當為縣遇事幾同掣肘干時敢復動心方
薄宦三年之淹信已歎羈窮于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
未嘗吐憤慙于片言豈意孤蹤竟蒙品錄老馬猶知于
道路加以轡銜斷木或中于樽罍被之斧藻此蓋伏遇
某官肅將使指妙東人材識孟嘉于坐中適緣小異得
駸蔑于堂下本自一言秉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
致無肖似遂不遐遺某敢不據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

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逮儻第全
于名節是所報于眷存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謝人賀七十詩詞啓

仕實為貧年遂臻于還祿學未聞道老何有于從心特
勤妙語之貽第切壯圖之恨褒嘉過甚藏弄為榮東之
尚附于賢良久忘此志充國漫懷于方略徒激懦衷

謝生日啓

蓼莪興感已迂都騎之臨華袞增褒更奉佳章之况撫

桑樞而自笑慨蓬矢以何施意厚情親既乏報瓊之愧
文高辭縟第深懷璧之榮

京鏜回生日啓

輔贊無堪玷槐棘秉鈞之位愛憐有素記桑蓬垂戶之
辰貺以琳瑯之章溢于錦繡之軸百圍不材之壽櫟幸
蓋自天萬斛莫窮之詞源流非擇地展玩不容于去手
感藏第劇于覲顏深惟永隔于親聞莫逮慈烏之反哺
且懼久妨于賢路祇同倦鳥之知還

金
卷十二
賀虞樞密啟

伏審光膺制冊升冠樞庭二府薦居久已注安危之意
四夷聳動益將聞道德之威矧在知憐尤深抃舞恭惟
樞密知院相公負時雅望為世真賢雋路彰纓轡諸儒
于步武軍門秉羽摧勅敵于笑談未酬淝水之勲猶命
東山之駕竭從政地自佚真祠曾何破斧之傷已見賜
環之召上心有在英公寧計于去來輿論益歸令尹詎
懷于喜愠惟茲宥密足副經綸明君可與忠言既有資

于啓沃上策莫如自治當遂底于安強佇聆夔鼎之書
進陟魁衡之拜某受知惟舊去德未遐斷木委于溝中
固慚刻畫病駒伏于轅下敢憚馳驅尚欣難遇之時以
觀可大之業

賀施樞密啓

伏審光膺制命擢貳樞庭瑣闥論思允著弼諧之望巖
廊注意併資寅亮之謨睿眷有加輿情胥慰恭以樞密
參政量宏而德粹學富而行高文華塞兩漢之英議論

躡衆賢之表出臨藩翰為一時撫字之良入步禁塗極
當世儒先之選壁水道山之布武螭坳鳳掖之並遊況
羽翼于春官繼儀型于夕省中立不倚知無不言果聆
籌幄之登仍預政機之峻同寅以司宥密之化佇見殊
勲夾輔以立太平之基尚觀顯拜某蚤瞻德宇久闕光
塵託跡鄉扮竊有依憑之幸庇身祠館尚繫陶冶之歸
抃蹈之私實倍夷等

賀張留守除端明啓

伏審報政陪都弁華祕殿除音所暨嘉物望之逾歸詔
旨甚明知上意之攸在恭惟某官行高當代道合古人
敏識洞于蒼龜宏材屹如柱石長策遠慮耻為近世之
規模謹論忠言凜有諍臣之風采一去文昌之座屢分
連帥之符豈此居留可淹鉅用果覲恩榮之異備聞東
注之深表裏江淮顧久煩于卧護扶持宗社將佇慶于
端歸庶幾慰斯民之瞻豈但為今日之賀某頃叨殊遇
逖遠崇墉俛仰一官敢歎衆人之待已經綸四海尚觀

君子之得時并蹈之情倍越倫等

賀施參政啓

伏惟擢從銓部榮貳鈞衡老成延登未覺典型之重有
德並進益知朝廷之尊成命甫傳輿情大慰竊以士君
子之行道所貴逢時卿大夫之致身必將輔國中興在
御不次用人苟非一代之豪英曷副四方之公望恭惟
某官器端厚而不撓學粹純而有源月旦之評至行存
乎孝悌蕃宣之效成績懋乎循良久寓跡于林泉幾功

名志大而不偶逮賜環于臺省真富貴時至而自來然
承疑之任雖協贊于上公而政事之聯亦調娛于萬務
歷觀近歲之比殊乏大臣之規自非從容中道而咸適
其宜則曷以進退有度而不失其正真賢得位多士嚮
風佇觀彝鼎之書遂正衮衣之拜某受知特厚趨慶莫
遑驥首轅間敢有彈冠之志庇身宇下徒懷望履之心
抃蹈之情實倍倫等

賀樞密賀知院啓

某伏審入對路朝登冠右府眷注攸在聲聞益隆竊惟
道學要在力行苟不合則孟軻有浩然之志事君本于
難進倘可就則伊尹亦幡然而來洪惟主上思致于明
公是亦古人難逢之盛際溫詔甫下安車亟東信平時
深蘊之永輸故一見當宁而可決克合上意光奉明書
朝廷隱然天下幸甚恭以樞密知院相公行足以砥礪
當世名足以聳動四夷一弛一張識文武之大者三仕
三已無喜愠之私心蓋遠引慕道初如李長源高卧憂

時中若謝安石濟以議論之堅正施之智略而疏通頃
繇銓衡嘗副幾政使節不屈李揆幾于見留情實備知
柳渾知其將畔雖遽告老逮茲盍歸倚精神之折衝副
帷幄之決勝注想所得疇咨若時矧兼任于部丞實慚
司于鼎軸昔秦繆詢于黃髮故能雪穀陵之恥魯僖朋
于三壽是以荒龜蒙之東今碩輔資于老成真賢布在
左右協濟大業共躋中興庶幾寬一人之憂敬以致四
方之賀嘗觀上之臨御所起耆耄纔一二公世之典型

考其猷為無三數事亦既同升于廊廟旋聞歸逸于里
閤謂一言之興邦迄五經之掃地士所慨歎俗為詆譏
微夫子無以發言蓋春秋之所責備嗟時深患豈獨外
國由羣臣莫肯任事而不能無私故人主因是致疑而
謂之有黨紀綱從而廢弛上下相與苟偷當度越于拘
孿用作興于痿痺譬之治疾已劇非大為湯餌則無以
回陰陽之和作屋既傾不亟加斧斤則無以防風雨之
暴日月逝矣神明聽之佇觀素定之規模式建非常之

勲業某蚤緣末契誤辱深知未為滿壑之歸敢望芻蕘
之獻飢寒已迫每恨無田之可耕廢置自甘孰知有路
之為報

賀周知院啓

伏審顯膺制命升冠樞庭廟堂裁萬化之原久資共政
帷幄決千里之勝茲賴本兵眷意式隆輿情胥忭伏維
慶慰恭以樞密知院相公器博而量遠學富而識宏黼
黻之文濯江漢而並麗金石之操亘寒暑而不渝蚤繇

異科徧儀華貫出處繫天下之重議論發衆人之難裁
詔北門明白適帝王之體典銓南省澄清無流品之淆
逮入輔于政幾果重承于帝賚是疇偉望獨總事樞太
尉而掌北軍幾資妙算冢宰之均四海佇見延登某夙
荷深知欣聆渥渙少年場屋敢論逸步之先晚景丘園
尚費鴻鈞之造其為欣蹈實倍等倫

賀葉觀文致仕啓

夢得

伏審抗章謝事歸印綬于殊庭優詔頒恩賜節旄于重

鎮凡此受知之舊悉高易退之風竊以臣之事君嘗有
失身之累上之待下亦著貪賢之心蓋去就之際為難
而榮辱之機可畏唐之劉柳文章雖顯而道德無以過
人漢之金張富貴無涯而功名不足蓋世至于有文章
而濟以道德處富貴而全其功名優游耆艾之年終始
明哲之義指日月以告老視軒裳如儻來非公而誰誠
古未見恭惟致政太尉躬持一節歷事四朝妙齡獨步
于禁林晚歲入司于丞轄從容廟堂之論據經術而有

餘密勿蕃宣之勞餘吏事而彌邵風采振秦淮之上威
聲播閩粵之間勲庸屢書眷意加重安車賜杖甫予香
火之間閉戶著書自足林泉之勝茲為稱禮何遽引年
老成重于典型士實不忍其去忠信勸以厚祿上方有
寵其行載惟譽望之隆久著登庸之峻雖孔戣未覺衰
老不為南省之留然裴公繫于安危難緩北門之拜願
少安于燕息當遂慶于來歸某猥以諸生嘗叨下客鉛
刀一割未忘鑪冶之收廣廈千間已被幘幪之賜尚俟

槐庭之正位庶霑材館之後塵

回殿試第一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錫名天陞蔚為俊造之
先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儒有
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統於
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聿求
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氣必
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國之謀大哉王言褒然舉首

狀元學士學優而問博文贍而才華達君子之中庸知
吾道之一貫九重虛懷而動色欽味讜言多士斂衽以
嚮風共推雋望聳英聲于月旦首盛事于明時尚觀翰
墨之疇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久聆雅譽未覲清揚辱
騎氣之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悰
叙言奚既

賀第二人啓

案此賀啓三首中間但易數語前後
皆相複蓋一時應用之文宋人集中

多有此種
姑仍其舊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陞高名遂亞
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
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
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
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
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夷之謀大哉王言褒然
舉首狀元學士蘊學至厚賦材不羣貫穿百家以求孔
孟之中酬酢萬事以為晁董之業小試絕塵之步果先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衆雋而鳴深惟平日之所期蓋以盡言而無負上以稱
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士彈冠之心尚觀翰墨之疇
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早承雅契獲際英標辱騎氣之
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非所敢承感佩之悰叙言奚
既

賀第三人啓

伏審射策宸廷親被聖神之選拔拜恩天陞高名遂亞
于倫魁治世得賢文科增重竊以道術裂于天下由諸

儒有以自失其傳議論詭于聖人故衆言無因會歸其
統於昭大有之運思啓非常之元發明禮樂制作之原
聿求天人和同之際將修七政九賦之本以正中國之
氣必資三表五餌之策以制外國之謀大哉王言裒然
舉首狀元學士學問深博才猷俊明氣槩騰虹貫并絡
千尋而下詞源翻水導岷峨萬里而來聲華靡愧于淵
雲名第果追于盧駱上以稱九重側席之意下以慰多
士彈冠之心尚高翰墨之疇庸以啓功名而得路某久

金
卷十二
聆雅譽未覲清揚辱騎氣之臨已為甚惠荷函書之貺
非所敢承感佩之忱叙言奚既

回李賢良啓

大廷發策盡循天聖之規多士嚮風復見元光之舊茲
為甚盛之舉宜得非常之才伏以賢良學士奧學自于
家傳敏識殆其天賦議論不苟悉本仁人之言治安可
期寶明王事之體蓋設施之有待豈誦說之徒云久馳
藉甚之聲果占裒然之首顧慚衰懦獲際清揚究觀落

筆之雄重枉飛書之貺文章擅于天下豈特振眉山之
風功業盛于朝廷當遂繼平津之踵

回周均謝中宏詞啓

伏審校藝詞場擅清時之偉譽奏篇黼座膺顯命之重
褒喜勸簪紳光生簡冊竊以國家設科取士雖均為羅
海內雋傑之才天子制度考文蓋將以備朝廷著作之
選故于茂異之次別設宏博之名運際中興禮為特異
豈止儒學之冠率惟卿相之階宜得英賢乃厭輿議宏

博省幹學士器宇深厚材猷俊明蚤擢秀于能書尚早
棲于左官習三墳五典之奧問析招而足知通九夷八
蠻之殊識楛矢其來遠逮茲奮筆果見舉旗追劉柳之
詞華信為餘刃繼裴陸之事業即上要津某久渴披承
重迂顧逮虺隤阜樞祗有負于壯心凌厲烟霄第徒歛
于雋躅其為愧佩曷罄敷宣

回得解舉人啓

伏審光膺里選榮與計偕朝廷合經術詞賦之科聿新

多士有司考學問文章之蘊蓋難其人伏維解元先輩
德履粹純才華敏妙詞源如倒峽水久知制作之工科
第猶摘領鬚將有飛騰之便矧建安之名郡號儒素以
傳家鼓篋來遊小淝水銳師之數百彈冠並進多魯堂
高弟之十三既豪傑之靡遺宜鄉閭之無負

解元云既
豪傑之居

前

尚觀射策以慶成名某誤館縣章欣逢歲比奉詔書

于庠序莫助品題辱翰墨于門闌惟知踧踖

田熊校書啟

克

竊審奏北門之策親逢上聖之知讐東觀之書進陟諸
儒之右雋賢得路善類舉欣伏以校書學士積學宏深
摛文雅健揭聲名于江夏久自無雙課治行于武城仍
推第一固宜在羣玉圖書之府乃廻翔百工技巧之司
茲覲除音允符公論授相如之簡即疇翰墨之功著祖
述之鞭行赴功名之會某久叨論契復幸齊年未違尺
牘之修先辱雲箋之貺其為忭慶曷罄敷陳

與趙運使啓

端 彦

伏審輒從公掾榮卑使華平日從遊既誤叨于取友二
年出處乃皆幸于為僚聆郵命之初傳與部封而加喜
恭以某官器全璋璧材大杞楠邃學雄文帝支固已無
出其右嘉言美政士林詎可多得其人自歸贊于樞庭
尚迴翔于宰府持從臣之橐謂宜即侍于清光乘刺史
之軺乃復僅伸于雅志然聖朝方均內外之勢而君子
亦有去就之幾將暫倚于轉輸亟入承于選用顧慙衰
懦已積曠瘵六翮橫霄稅駕未容于噲伍長鳴伏阜齊

驅敢在于盧前庶幾藏疾以匿瑕得以奉令而承教其
為欣慰莫罄敷陳

與交代張彥輔啓

十年淪落久依親誼之隆一邑蹉跎乃預交承之末雖
絕塵之矚後真揚批以在前覲德可期嚮風增慰恭惟
交代知縣學士抱才宏偉蘊質粹良問學有原得外家
之奧要詞章甚蔚追前輩之典型屢隨計吏之偕垂上
金閨之籍謂宜觀國尚屈字民顧茲百里之淹豈待三

年之最重書亟下端為華近之歸車馬旦來聊副空窮
之望某舊叨末契逖遠英標無令尹告新之言固知獲
戾有大夫失伍之愧益冀掩瑕歲律方春征途尚邈願
謹生經之衛行湏詔節之頒

與諸司啓

掾于公府既慚裨贊之能職是祕廷更冒轉輸之委上
恩已厚已分則踰某學不成名仕由為養彈冠而從左
宦自知庸懦之才樸被以遊周行宜在謹訶之域閱歲

時之無補叩軒陛而有祈尚玷使華得司漕計此益某
官素推厚德夙蘊純成璞玉渾金器莫涯于近用盤根
錯節志嘗在于有為即膺從橐之聯榮已擁輶車而報
最致茲汲引猥逮迂愚珠玉在傍既仰餘光之潤芝蘭
同室庶祈騰馥之沾感愧以還敷陳奚究

書

回呂氏定婚書

宋魯通盟聲子嘗聞于繼室郭崔論契伯深亦記于續

婚顧慚舊族之餘疊奉高門之貺伏承全姪孫宗教從
政早傳世學克自振于簪裳而某弟運判位第三女五
十一娘未習婦功恐粗聞于箕帚辱委禽之特厚將鳴
鳳以重占盛事衣冠既婚姻之是託百年琴瑟庶弗履
以咸宜

田昌氏聘書

淪落天涯尚有通家之舊扳聯門地欣聞合姓之期惟
親契之寢隆沐情文而甚腆篚箱將意固當傳示子孫

榛栗告虔庶亦宜其家室

田晁氏聘書

奉箕帚以從人舊儀敢廢實篚箱而致禮厚意有加惟
男女之及時將室家之望汝蓬蒿自蔽早為瓜葛之聯
蘭玉相輝益重絲蘿之託

田呂氏定書

龜鼎相望久綴百年之契副笄有託遂聯再世之姻顧
齊秦豈云匹哉然孔李之交舊矣伏承某夙敦家學將

克紹于芝蘭而某幼習婦功曾未知于蘋藻既辱貶之
厚禮敢不奉承嘉音惟親誼之益隆庶和鳴之式繼

沆姪與呂氏言定書

契誼接于高曾眷言舊矣婚姻逮于兒女亦既再馬滋
重親盟敢忘幣聘伏承某人第幾孫女內承慈訓綽有
采繁之儀而某第五十九姪沆長乏師模詎知操繆之
學佇以榛栗和于瑟琴撫外家之餘尚每褻于宅相介
夫人之喜庸申詠于鵲巢

回孟氏定書

宦遊南北雖微韋杜之姻交契雲仍且有愈郊之舊辱
委禽之盛禮懷鳴鳳之好音伏承令姪主簿迪功早襲
纓綾志自收于科甲而某第五女子幼知筐筥躬未串
于容儀敢云蓬梗之疎乃幸絲蘿之託欽承嘉命第切
感悰

回孟氏聘書

榛栗未修甫結通家之好篚箱在列更勤委瑩之儀辱

厚意之有加荷嘉音之疊至宜其家室庶諧鳴鳳之占
如鼓瑟琴益佇乘龍之喜

澆言定晁氏書

金石定交記兩家之父祖絲蘿論好懷累世之婚姻敢
云淪落之餘復有扳睽之幸伏承令弟通判位賢女七
十二小娘子凝姿淑厚宜遂友于瑟琴而某弟待制位
長男將仕郎澆稟質顛蒙特粗聞于詩禮慨茵憑之未
遠辱契誼之彌敦跡企高門仰致委禽之請輝增蔀屋

庶諧鳴鳳之占

晁氏納聘財書

問名有請既辱貺之好音委幣無多顧敢忘于厚意尚
慚衰系薦締高閼雖飄零俱吳越之鄉實往來有歲時
之喜百年夙誼孰知王謝之故家再世婚姻尚繼朱陳
之舊事

上辛中丞書

次膺

某之得見于門下三矣始則閣下之在春官某以妄應

科目贄其業而見焉中則閣下帥聞而歸某為縣于建安以屬部之吏而見焉今也閣下召還于朝居中執法之任某亦濫預于百執事之列而復見矣踴躍而趨寒暄而詞意

案此下疑有脫文

閣下曾未省其面目也閣下之名

滿天之下某之愚仰慕盛德固將卜其遇否七年之間乃三見而不得致其言焉亦異于古人一面而談當世之事者矣今當世之事非某所得談也雖然不敢廢也蓋天下可憂者一可慮者二夫天下有所謂大計有所

謂先務也先務審矣餘則可以序而推之今國家不議其大計與其先務而乃姑試為之戰則姑試而戰也和則姑試而和也守則姑試而守也朝夕自治者徒欲百廢具舉一旦緩急計將若何豈非可憂者乎主上之求治亦云切矣然前日在藩邸一二小臣使令于前故得與議論今有天下之大則天下之才皆我用也外廷之士曾未盡獲進見而左右近習日有聞焉宰執侍從之貴臺諫一議則逐之矣內侍而典戎器武臣而治權酷

章四五上而幾不可逐也後有甚者臺諫之言何自入哉此可慮之一也諸葛孔明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也人君之患莫大于以近習為腹心而朝士為外人漢元帝有蕭望之劉向不與之共政而乃任恭顯唐文宗有裴度李德裕不與之謀事而乃委訓注後世觀之則固顛倒錯謬當時為之未之覺也蓋小人得用之始莫不言財利其終則足以盜威權不言財利則人君無以謂其能不

盜威權則無以引姦邪而自助今主上勵精庶政每事欲親而未得其要涉于叢脞則其間易入以酒坊一事言之小人駸駸其倡財利之端矣既已薦用人材士大夫間豈得無劉柳輩儻復寢盛安能保其不從哉此可慮之二也夫事固未至此要將有以折其萌而削其根且以德壽官官屬觀之不選大臣從官為使而獨任宦者提舉宜其無所裨益致私酷之謗聞于天下而土木花石之運未已也向使儒士參于其間當必有規正者

矣故某竊願主上亦求儒士以與謀事于宮中也然士
風不振已久以為不肖而無過之可指以為賢而無善
之可議要之其才為無所用徒欲偷懦苟容以僥倖于
富貴者甚衆不大有以區別之亦無補于國家之事也
夫天下大計不定人君之側猶有小人間之而士大夫
風俗如此閣下宜所深慮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夫格之者漸之以言而後可也以閣下操履之
正名節之偉主上不即登之政路而尚以屈耳目之寄

是蓋欲朝夕聞閣下之言矣他人徒能言之而閣下之言則能信于主上安有不格者哉皇祐中仁宗患臺諫之任輕王安簡公以前執政命為中丞安簡受而不辭乃慨然論事至留班以爭張堯佐四使之除又言河朔根本之地將帥之非其人者又言唐質肅之貶為過而致言路不通狄武襄不當任樞筦之寄意氣凜凜廷臣為之聳動仁宗謂其得風憲體蓋風憲之地非老成重臣無以振舉大體而搏擊瑣細之論世不乏也主上之

待閣下有符于仁祖矣閣下之自任其無愧于安簡意者造膝之言有不得聞于外也而某也北方之鄙人守家世之訓不忍自同于流俗猶復嘵嘵於閣下之門多見其不知量然就有道而正焉斯學者之事也故不敢自以為是併以前者所上封事之副為獻惟閣下不鄙其愚而教之或謂其可取因其言而陳之則某之幸也非敢望也不宣

上徐總卿書

總領少卿閣下天下之士徒知以其所有責人而不知
以其人責人蓋以其所有責人是猶貧者之望施于千
金之家也夫千金之家其勢可以予人也積之千金而
予人以十金此何如爾匹夫匹婦一旦號呼于千金之
家以其所求蓋未始欲分其富也欲丐其餘以為其朝
夕之計不則終歲之計而已矣彼能徇其欲而予之者
則亦其人之好施也如不好施焉雖旦旦而號之僕僕
然呼之僵仆凍餒于其門曾不足以望簞食豆羹之賜

而況于所謂十金者乎雖一金之微猶將握其掌而不顧也故以其所有責人雖簞食豆羹有時而不遇以其人責人雖十金之獲蓋未為過也士之望于公卿大夫之門何以異此夫公卿大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也天下之士奔走于公卿大夫之門孰不望其進哉肅拜以為恭飾詞以為文而常歎于不遇是何也亦徒以其所有責之而不知以其人責之也夫其勢足以進天下之士者公卿大夫之所有也于是而不顧焉是亦其人

之不好施云爾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夫賢者然後
可以責其備如其不賢也聖人蓋未嘗書之而況于求
其備哉某不佞竊誦此久矣故其學也內以存其心外
以周其身而不敢自鬻于人其仕也上以養其親下以
盡其能而不敢妄悅于人行年四十而自安于州縣未
嘗以希尺寸之進今也主上躬聽斷起二三君子于閒
廢之中布之中外以圖天下之務意者風俗將遂稍變
此士之可以自奮而託于公卿大夫之時也然而貴者

在朝廷遠者在方面不可遽見而聲名卓然有千金之儲而不吝于施者閣下其人哉恭惟閣下文學行義著在朝野暫為九卿以司戎馬之賦是固未足以究平昔之蘊然動心忍性捨窮海之濱而立于近甸之地其于天下之士宜有以留意焉某是以忘其固陋誦其所聞以卜于閣下不知閣下將何以予之也干冒臺嚴悚惕俟命不宣某惶恐再拜

謝張魏公書

某愚賤無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覲幸獲趨拜屢烏之光
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瀆嚴聽豈謂未賜誅責特
枉書教慰藉甚厚仰紉撝抑下情豈勝悚惕重惟國家
安危之寄元勲舊德無出相公之右主上躬不世之姿
志清中原一時身任大事為中外所仰四夷所畏亦孰
踰相公者士挾區區一斑之見豈真足以助經綸之素
哉惟其相公功成名遂之切是以各務進其所有以為
門下獻而忘其愚焉而相公又不自居其宏遠高大而

納之則天下之善將舉為相公用矣何往而不濟昔楊

修丁敬禮作文

案丁敬禮作文云云見文選曹植與楊修書今此云楊修丁敬禮作文疑楊修

二字上
有脫誤

好使他人潤飾改定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

世誰知定吾文者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恭惟相公功業
之就將自有之矣後世誰知助相公以言者而不棄微
賤無拒之之意盛德偉度是以出此故某撫衷自幸而
姑述以謝萬分

答吳侑書

某頓首再拜知縣學士足下舊聞雅譽未有一見之幸
每用悵然人至沐惠書副以盛文展玩披味不能釋手
比辰祁寒伏審撫字之餘尊候萬福薦賢之道廢久矣
某何足以預此屬在其職竊欲庶幾焉昨者陛辭亦嘗
極論此弊上意是之故到官以來雖有持鉅公要人之
書以取必者未始敢輒與俟有見焉非有見者拒而謝
之十七八年況于百姓之長朝廷所命以考其治狀者
曷敢易哉上以欺其君下以欺其心誠不忍爾足下為

邑得于衆多之論因不自己敢以名聞初不在于識不
識也顧何能為足下重近者李溧水之政嘗一再薦之
又合諸君子之力然後有濟夫薦之濟否又不當為足
下道某盡其職而已足下益善其政可也乃辱貽牋為
謝禮意與辭皆過其宜甚非所望亦非所當得者也雖
然向見足下學校間舉進士之文演迤紆餘既臻其奧
茲辱賜以盛製傑然議論有古作者之風馳騁步驟如
千里馬昂昂歷塊未見其止然後知賢者所長無施不

可足下所謂三變其學者願少留意而無泥于文章求
聖賢之蘊而期進于道德則將又變而無疑矣古之為
政者觀一時之宜舉前人之偏救未來之弊使適其平
而不顧于流俗之議然後可以有立自一邑而上為一
州自一州而上達之天下曾不外是足下既欲成一邑
之治而小人之侮非意之謗當有能辨之者抑又奚卹
而來書切切尚以為言亦所未喻也無由面晤臨紙遙
企冀為遠業倍萬愛重匆匆布復不宣

上處守施察院書

某聞之藝莫貴乎士而餘民不能及也然餘民之業莫
不得售而士之業反有不得售者今天農朝而耕暮而
耘以播殖五穀一旦負五穀以適市則市賈爭趨焉而
世之人且曰此天下之良農也今夫工執技巧以事上
賈列其貨于肆而人見其器用之精珠珍之富則亦曰
此天下之良工也良賈也其術益夸而人益貴天下莫
不以其名歸之惟士則不然六藝之文無不習也百家

之說無不講也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窮也古今治亂之原無不通也藏之惟恐其不深養之惟恐其不固苟暴于外曰我能工是道也我能明是說也天下之人非特笑之又從而賤之且以為終無有矣夫以農商百工而得良名以士而得賤名故為士者或老死而不遇則亦號于世曰人不我知則貴矣人不知亦囂囂農商百工守其業士守其道固自有輕重後世之士不知守道之為務反自賤而輕用之此所以益見薄于世也雖然古

之君子豈不欲用于世哉孔子孟子歷聘諸侯鞅環天下至于不得逞而後已蓋士之于道其用也從而見諸言事非可豫定也而發于言者有所不可隱當其可與言而不言君子以為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君子以為狂何者以顏氏之如愚非仲尼莫能識至黷明之不言雖叔向幾亦失之也某北方之鄙人少習于書顧其不才方為縣之小吏以從事于簿書米鹽之間而幸閣下來守是邦其于分際之相遠名實之未加固不可輕進

其說以貶賤士之譏而石林葉公辱道其姓名于閣下
意閣下亦欲聞其言而察其為人然不敢以請姑道其
志恭惟閣下以通亮特達之資濟博厚高明之學嘗為
天子耳目以觀聽四方之事地方千里而為之侯伯可
以禁姦暴而安百姓退不肖而舉賢能而某者猥先衆
人以卜于閣下于是不可以不言閣下其亮之不宣

上葉運使書

運使直閣郎中閣下論世之治亂孰不曰人材論人材

之所以為治亂孰不曰賢不肖夫以一賢者與一不肖者在上茲固未足以為治亂也惟其一賢者在上而衆賢者將由是以進一不肖者在上而衆不肖者亦由是以進賢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舉不肖者衆則天下之事斯日以廢此其所以為治亂之極歟雖然天下之事所以不舉者此固不肖者之罪也而賢者預有責焉夫既已號為賢矣而天下之事顧有不舉者哉是有二說焉不肖者之弊在于不能為而賢者之弊在于不敢

為也夫不能為者是其智不足而力不任也不敢為者非其智不足而力不能時有以禁之勢有以奪之而已天下之事不患不肖者之不能為而患莫大于賢者之不敢為昔者西漢盛時汲長孺至以矯節而發淮南之倉及其後也諸葛豐以司隸而返去其節以二事而校之豈不繫于敢為與不敢為之時哉國家比年以來天下之吏大而在朝廷小而在郡縣諂諛相師偷懦相承號為不肖者蓋已不勝其衆而其間所謂賢者縮手畏

避亦近于不敢為矣今也主上舉權綱而大振之網羅天下之賢者思盡付以天下之事不啻如退阿進即墨也然而不能為者固無足以議此而能為者顧亦何所畏避而不為哉要須有人焉而為之倡然後天下風俗可以少變而趨于大治竊嘗反覆而思之其舉而倡之莫如閣下夫以過情之語而妄說于人某亦不忍為也蓋去年冬主上始新政事驛而召者十人閣下實在其中曾未數月自博士而為郎自郎而賜對遂寵以延閣

之名而付以一路之事書名御屏賜以牽馬禮遇之數
皆近世所無有是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止此者矣以
主上之待閣下將有不止此則試于外也豈不亦觀閣
下所為而將有以付與之歟不識閣下何以為也以他
人之材固有不能為者閣下自少年以直亮聞于當世
而志氣日以宏聲名日以大苟從而見諸事業是猶騫
八駿于九軌之道縱橫馳騁無不如意信非不能為也
閣下又素負敢為之名而遇可為之時八州數十縣之

衆亦不為少貨財之虛羸獄訟之緩急奔走之吏引其
廉能而罷其貪懦與夫國家之利病民人之休戚問之
使者所不能為者豈無可為者哉某嘗怪世之士大夫
類知以其職之為職而不知其職之所以為職夫以其
職之為職是猶富人之營其家苟以利于我者為足以
富而已知其所以為職是猶廉吏之營其家得一物焉
必究其所從來不徒欲富而已也夫所謂部使者按籍
而督州縣之賦執筆以奉朝廷之命限歲以舉小大之

吏是不可謂有為也州縣之賦敢究其所當得乎朝廷之命敢論其可從與否乎小大之吏歲舉之外敢有所論薦乎是猶可得而名言也至其不可得而名言者則又在所設施耳以一道而推之雖至于天下可也某北方之鄙人仕為郡之小吏顧其平生頗知自守未嘗以進取為事非有左右為之先非有權貴為之援特以慕下風而仰盛德以求見于閣下乃刺口而論天下之事此在古人則為言深然主上以特達而知閣下意閣下

之待天下之士亦當以此是以自恃而不疑恭惟閣下
火齋其威嚴而幸聽其猖狂之論上以副主上之所期
下以為天下士夫之倡則某者儻受知于門下為不忝
矣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信守周侍郎書

君子之學必其內有所主然後外有所不惑然世之君
子每切切然以得位為足以行其道及其未也則歉然
以為道將不行而不知不行者不害其為道古之聖賢

其未得位也則養其所謂道其既得位也則行其所謂道苟位不可居也則亦全其所謂道是故投之富貴而不驚屈于貧賤而不耻凡吾之所以出處進退者無非以道為準的焉以一身而論之則有窮達之殊以道而觀之蓋未始有二吾知為道而已至此而不能惑者惟其學之內有所主也昔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孟子皆以為聖人其清與任世固以為不可跂及至于所謂和者遂以為將無所往而不合蓋世俗之所

謂和也及觀士師之三黜與孟子之所言然後知聖人之和與世俗異何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聖人之所謂和也夫聖人之所謂和者進必以其道也使不以其道是安能不怨而不憫哉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之中又有直焉而天下之論遽以為無所往而不合者則亦昧于聖人之道則有以悻為直者及其困也于道不能無枉有以矯為直者及其過也于道不能無

悖惟聖人寓其直于和之中故雖縱橫萬變必至于道而後已雖有鈇鉞之怒不能威雖有軒裳之利不能誘何者內有所主故也某不佞學于聖人之門有志于此久矣少之時聞閣下之名常有願見之心不意今者獲在幕府是以敢冒昧而自進其所言然竊觀閣下之在朝廷自中祕而為御史自御史而司言動真以道事君者退自吳門優游里社若無意于當世屬者天子感悟驛召舊人閣下始以連帥之重留為春官以總成均之

政意閤下之道將自此而得行之然而坐席未煖出守于外質諸道路閤下議論之際又有所不容者士之間閤下之風意其特立獨行以傲睨天下之士言不可得而交貌不可得而接也今也獲拜于庭以望見盛德之容寬然其不矜退然其不容凡小吏之所以事大官者至忘其所畏焉然後知閤下其和而直者也內有所主者也深得聖人之道者也故某願三沐而受教焉

南澗甲乙稿卷十二